



名家名作宝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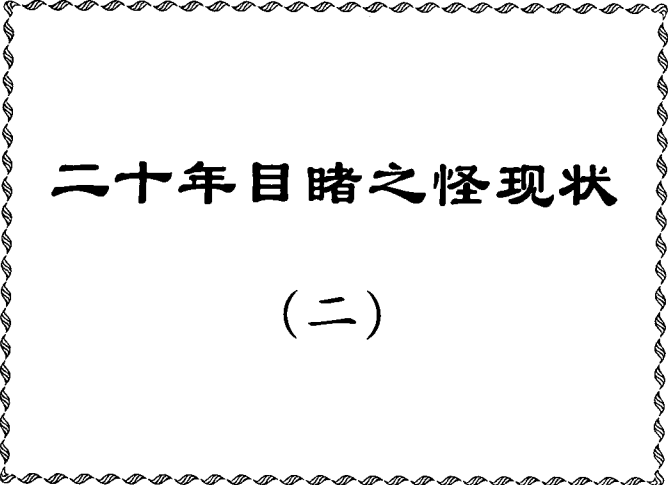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六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(二)



第三十一回 論江湖揭破偽術 小勾留驚遇故人

到了次日午後，方佚廬果然打發人送來一部《四裔編年表》。我這兩天帳也對好了，東西也買齊備了，只等那如意的裝潢匣子做好了，就可以動身。左右闲着，便翻開來看，見書眉上果然批了許多小字。原書中國歷數，是從少昊四十年起的，卻又注上“壬子”兩個字。我便向德泉借了一部《綱鑑易知錄》，去對那年干。從唐堯元年甲辰起，逆推上去，帝摯在位九年，帝嚳在位七十年，顓頊氏在位七十八年，少昊氏在位八十四年。從堯元年扣至少昊四十年，共二百零一年。照看甲辰干支逆推上去，至二百零一年應該是癸未，斷不會變成壬子之理。這是開篇第一年的中國干支已經錯了。他底下又注着西曆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。我又檢查一檢查耶穌降生，應該在漢哀帝元壽二年，逆推至漢高祖乙未元年，是二百零六年，又加上秦四十二年，周八百七十二年，商六百四十四年，夏四百三十九年，舜五十年，堯一百年，帝摯九年，帝嚳七十年，顓頊氏七十八年，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，扣至四十年時，西曆應該是耶穌降生前二千五百五十五年。其中或者兩回改換朝代的時候，參差了三兩年，也說不定的，





然而照他那书上，已经差了二百年了。开卷第一年，就中西都错，真是奇事。又翻到第三页上，见佚庐书眉上的批写着“夏帝启在位九年，太康二十九年，帝相二十八年，自帝启五年至帝相六年，中间相距五十一年。今以帝启五年作一千九百七十四年，帝相六年作一千九百三十七年，中间相距才三十七年耳，此处即舛误十四年之多矣”云云。以后逐篇翻去，都有好些批，无非是指斥编辑的，算去却都批的不错。

金子安跑过来对我一看道：“呀！你莫非在这里打铁算盘？”我此时看他错误的太多，也就无心去看。想来他把中西的年岁，做一个对表，尚且如此错误，中间的事迹，我更无可稽考的，看他做甚么呢。正在这么想着，听得金子安这话，我便笑问道：“怎么叫个铁算盘，我还不不懂呢。”金子安道：“这里又摆着历本，又摆着算盘，又堆了那些书，不是打铁算盘么？”我问到底甚么叫铁算盘，子安道：“不是拿算盘算八字么？”我笑道：“我不会这个，我是在这里算上古的年数。”子安道：“上古的年数还算他做甚么？”我问道：“那铁算盘到底是甚么？”子安道：“是算命的一个名色。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，以五行生克推算，那批出来的词句，都是随他意写出来的。惟有这铁算盘的词句，都在书上刻着，排八字又不讲五行，只讲数目，把八个字的数目叠起来，往书上去查，不知他怎样的加法，加了又查，每查着的，只有一个字，慢慢加上，自然成文，判断的很有灵验呢。”我道：“此刻可有懂这个的？何妨去算算。”

说话间，管德泉走过来说道：“江湖上的事，那里好去信他。从前有一个甚么吴少澜，说算命算得很准，一时哄动了



多少人。这里道台冯竹儒也相信了，叫他到衙门里去算，把合家男女的八字都叫他算起来。他的兄弟吉云有意要试那吴少澜灵不灵，便把他家一个底下人和一个老妈子的八字，也写了搀在一起。及至他批了出来，底下人的命，也是甚么正途出身，封疆开府；那老妈子的命，也是甚么恭人、淑人，夫荣子贵的。你说可笑不可笑呢！”子安道：“这铁算盘不是这样的。拿八字给他看了，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，全不全，兄弟几人。父母不全的，是那一年丁的忧，或丧父或丧母。先把这几样算的都对了，才往下算，倘有一样不对，便是时辰错了，他就不算了。”德泉道：“你还说这个呢！你可知前年京里，有一个算隔夜数的。他说今日有几个人来算命，他昨夜已经先知道的，预先算下。要算命的人，到他那里，先告诉了他八字，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和他说知，如父母全不全，兄弟几个，那一年有甚么大事之类，都要直说出来。他听了，说是对的，就在抽屉里取出一张批就的八字来，上面批的词句，以前之事，无一不应。以后的事，也批好了，应不应，灵不灵，是不可知的了。”

我道：“这岂不是神奇之极了么？”德泉笑道：“谁知后来却被人家算去了！他的生意非常之好，就有人算计要拜他为师，他只不肯教人。后来来了一个人，天天请他吃馆子，起先还不介意，后来看看，每吃过了之后，到柜上去结帐，这个人取出一包碎银子给掌柜的，总是不多不少，恰恰如数。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，怎么他能预先知道吃多少的呢？忍不住就问他。他道：‘我天天该用多少银子，都是隔夜预先算定的，该在那里用多少，那里用多少，一一算好、秤好、包好





了，不过是省得临时秤算的意思。”算命的道：“那里有这个术数？”他道：“岂不闻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既是前定，自然有术数可以算得出了。”算命的求他教这法子。他道：“你算命都会隔夜算定，难道这个小小术数都不会么？”算命的求之不已，他总是拿这句话回他。算命的没法，只得直说道：“我这个法子是假的。我的住房，同隔壁的房只隔得一层板壁，在板壁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，我坐位的那个抽屉桌子，便把那小洞堵住，堵小洞的那横头桌子上的板，也挖去了，我那抽屉，便可以通到隔壁房里。有人来算命时，他一一告诉我的话，隔壁预先埋伏了人，听他说一句，便写一句。这个人笔下飞快，一面说完了，一面也写完了。至于那以后的批评，是糊里糊涂预写下的，灵不灵那个去管他呢。写完了，就从小洞口递到抽屉里，我取了出来给人，从来不曾被人窥破。这便是我的法子了。”那人大笑道：“你既然懂得这个，又何必再问我的法子呢？我也不过预先算定，明日请你吃饭，吃些甚么菜，应该用多少银子，预先秤下罢了。”算命的还不信，说道：“吃的菜也有我点的，你怎么知道我点的是甚么菜、多少价呢？”那人笑道：“我是本京人，各馆子的情形烂熟。比方我打算定请你吃四个菜，每个一钱银子，你点了一个钱二的，我就点一个八分的来就你，你点了个六分的，我也会点一个钱四的来凑数，这有甚么难处呢？”算命的呆了一呆道：“然则你何必一定请我？”那人笑道：“我何尝要请你，不过拿我这个法子，骗出你那个法子来罢了。”说罢一场干笑。那算命的被他识穿了，就连忙收拾出京去了。你道这些江湖上的人，可以信得么？”一席话说得大家一笑。



德泉道：“我今年活了五十多岁，这些江湖上的事情，见得多了。起先我本来是极迷信的，后来听见一班读书人都斥为异端邪术，我反起了疑心，这等神奇之事，都有人不信的，我倒怪那些读书人的不是呢。后来慢慢的听得多了，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，不能尽信，却被我设法查出了他许多作假的法子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不信，是有凭据可指的，那一班读书先生，倒成了徒托空言了。我说一件事给你两位听：当日我有一位舍亲，五十多岁，只有一个儿子，才十一二岁，得了个病症，请了许多医生都医不好。后来请了几个茅山道士来打醮禳灾，那为头的道士说他也懂得医道，舍亲就请他看了脉。他说这病是因惊而起，必要吃金银汤才镇压得住。问他甚么叫金银汤，可是拿：金子、银子煎汤。他说：‘煎汤吃没有功效，必要拿出金银来，待他作了法事，请了上界真神，把金银化成仙丹，用开水冲服，才能见效。’舍亲信了，就拿出一枝金簪、两元洋钱，请他作法。他道：‘现在打醮，不能做这个，要等完了醮，另作法事，方能办到。’舍亲也依了，等完了醮，就请他做起法事来。他又说：‘洋钱不能用，因为是外国东西，菩萨不鉴的，必要锭子上剪下来的碎银。’舍亲又叫人拿洋钱去换了碎银来交与他。他却不用手接，先念了半天的经，又是甚么通诚。通过了诚，才用一个金漆盘子，托了一方黄缎，缎上面画了一道符，叫舍亲把金簪、碎银放在上面。他捧到坛上去，又念了一回经卷，才把他包起来放在桌子上，撒去金漆盘子，道众大吹大擂起来。一面取二升米，撒在缎包上面，二升米撒完了，那缎包也盖没了。他又戟指在米上画了一道符，又拜了许久，念了半天经咒，





方才拿他那牙笏把米扫开，现出缎包。他卷起衣袖，把缎包取来，放在金漆盘子里，轻轻打开。说也奇怪，那金簪、银子都不见了，缎子上的一道符还是照旧，却多了一个小小的黄纸包儿。拿下来打开看时，是一包雪白的末子。他说：‘这就是那金银化的，是请了上界真神，才化得出来，把开水冲来服了，包管就好。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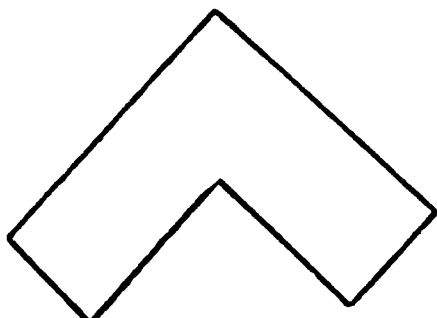
“此时亲眷朋友，在座观看的人，总有二三十，就是我也在场同看，明明看着他手脚极干净，不由得信。然而吃了下去，也不见好，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看好的。在当时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，便是我也还在迷信时候上。多少读书人，却一口咬定是假的，他一定掉了包去。然而几人虎视眈眈的看着他，拿缎包时，总是卷起袖子，如果掉包，岂没有一个人看穿的道理？后来却被我考了出来，明明是假的，他仗着这个法子去拐骗金银，又乐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骗，这才是神乎其技呢？”我连忙问：“是怎么假法？”德泉取一张纸，裁了两方，折了两个包，给我们看。

看官，当日管德泉是当面做给我看的，所以我一看就明白。此刻我是笔述这件事，不能做了纸包，夹在书里面，给看官们看，只能画个图出来，让看官们好按图去演做出来，方知这骗法神妙。图如下（见后页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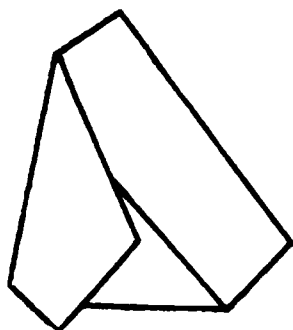
德泉折了这一式的两个纸包道：“你们看这两个纸包，是一式无异的了。他把两个包的反面对着反面，用胶水粘连起来，不成了两面都是正面，都有了包口的了么？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别的东西，却拿这一面包你的金银。纵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，也不过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，那知道他在金漆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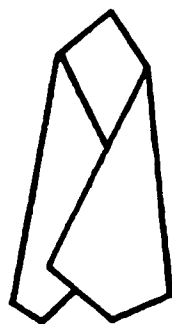
起手第一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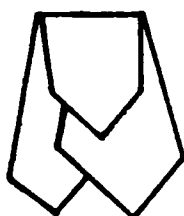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折



第三折



第四折



第五折正面



反面





里拿到桌子上，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盘里时，轻轻翻一个身，已经掉去了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法子，说穿了也不算甚么希奇。”德泉道：“说穿了，自然不希奇，然而不说穿是再没有人看得出的。我初考得这个法子时，便小试其技，拿纸来做了一个小包，预包了一角小洋钱在里面，却叫人家给一个铜钱，我包在这一面，攥在手里，假意叫他吹一口气，把纸包翻过来，就变了个小洋钱。有一个年轻朋友看了，当以为真，一定要我教他。我要他请我吃了好几回小馆子，才教了他。他懊悔的了不得。”我道：“教会了他，为甚倒懊悔起来呢？”德泉道：“他以为果然一个铜钱，能变做一角小洋钱，他想学会了，就可以发财，所以才破费了请我吃那许多回馆子。谁知说穿了是假的，他那得不懊悔。”子安和我，不觉一齐笑起来。

我又问道：“还有甚么作假的呢？”德泉道：“不必说起，没有一件不是作假的，不过一时考不出来。我只说一两件，就可以概其余了。那‘祝由科’代人治病，不用吃药，只画两道符就好了。最惊人的，用小刀割破舌头取血画符，看他割得血淋淋的，又行所无事，人人都以为神奇。其实不相干，你试叫他拿刀来把舌头横割一下，他就不能。原来这舌头竖割是不伤的，随割随就长合，并且不甚痛，常常割他，割惯了竟是毫无痛苦的。若是横割了，就流血不止，极难收口的。只要大着胆，人人都可以做得来。不信，你试细细的一想，有时吃东西，偶然大牙咬了舌边，虽有点微痛，却不十分难受。倘是门牙咬了舌尖，就痛的了不得。论理大牙的咬劲，比门牙大得多，何以反为不甚痛？这就是一横一竖的道理了。





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锅的法子，看看他作起法来，烧了一锅油，沸腾腾的滚着，放了多少铜钱下去，再伸手去一个一个的捞起来，他那只手只当不知。看了他岂不是仙人了么？岂知他把些礶砂，暗暗的放在油锅里，只要得了些须暖气，礶砂在油里面要化水化不开，便变了白沫，浮到油面，人家看了，就犹如那油滚了一般，其实还没有大热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到了晚饭时候。这一天格外炎热，晚饭过后，便和德泉到黄浦滩边草皮地上乘了一回凉，方才回来安歇。这一夜热的睡不着，直到三点多钟，方才退尽了暑气，蒙胧睡去。忽然有人叫醒，说是有个朋友来访。我连忙起来，到堂屋一看，见了这个人，不觉吃了一惊。正是：

昨听江湖施伪术，今看骨肉出新闻。

未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再记。





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

哈哈！你道那人是谁？原来是我父亲当日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，姓黎，表字景翼，广东人氏。我见了，为甚吃惊呢？只因见他穿了一身的重孝，不由的不吃一个惊。然而叙起他来，我又为甚么哈哈一笑？只因我这回见他之后，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，笑不得，怒不得，只得干笑两声，出出这口恶气。

看官们听我叙来：这个人，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，官名一个遑字，表字鸿甫。本来是福建的一个巡检，署过两回事，弄了几文，就在福州省城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，题名叫做水鸥小榭。生平欢喜做诗，在福建结交了好些官场名士，那水鸥小榭，就终年都是冠盖往来。日积月累的，就闹得亏空起来。大凡理财之道，积聚是极难，亏空是极易的。然而官场中的习气，又看得那亏空是极平常的事，所以越空越大。慢慢的闹得那水鸥小榭的门口，除了往来的冠盖之外，又多添了一班讨债鬼。这位黎鸿甫少尹明知不得了，他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个儿子逃了出来，撇了那水鸥小榭也不要了。走到杭州，安顿了家小，加捐了一个知县，



进京办了引见，指省浙江，又到杭州候补去了。我父亲开着店的时候，也常常和官场交易，因此认识了他。

他的三个儿子，大的叫慕枚，第二的就是这个景翼，第三的叫希铨。你道他们兄弟，为甚取了这么三个别致名字？只因他老子欢喜做诗，做名士，便望他的儿子也学他那样，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，就叫慕枚；第二的叫他景企赵翼，就叫景翼；第三的叫他希冀蒋士铨，就叫希铨。他便这般希望儿子，谁知他的三个儿子，除了大的还略为通顺，其次两个，连字也认不得多少，却偏又要诌两句歪诗。当年鸿甫把景翼荐到我父亲店里，我到杭州时，他还在店里，所以认得他。

当下相见毕，他就叙起别后之事来。原来鸿甫已经到了天津，在开平矿务局当差，家眷都搬到上海，住在虹口源坊弄。慕枚到台湾去谋事，死在台湾。鸿甫的老婆，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，所以景翼穿了重孝。景翼把前事诉说已毕，又说道：“舍弟希铨，不幸昨日又亡故了，家父远在开平，我近来又连年赋闲，所以一切后事，都不能举办。我们忝在世交，所以特地来奉求借几块洋钱，料理后事。”我问他要多少，景翼道：“多也不敢望，只求借十元罢了。”我听说，就取了十元钱给他去了。

今天早上，下了一阵雨，天气风凉，我闲着没事，便到谦益栈看伯父，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。又去看看小七叔，谈了一回，出来到虹口源坊弄，回看景翼，并吊乃弟之丧。到得他寓所时，恰好他送灵柩到广肇山庄去了，未曾回来，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，代他招呼。这王端甫是





个医生。我请问过姓氏之后，便同他闲谈，问起希铨是甚么病死的。端甫只叹一口气，并不说是甚么病。我不免有点疑心，正要再问，端甫道：“听景翼说起，同阁下是世交，不知交情可深厚？”我道：“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，总算两代相识罢了。”端甫道：“我也是和鸿甫相好。近来鸿甫老的糊涂了，这黎氏的家运，也闹了个一败涂地。我们做朋友的，看着也没奈何。偏偏慕枚又先死了，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。”

我道：“究竟希铨是甚么病死的？”端甫叹道：“那里是病死的，是吃生鸦片烟死的呀！”我惊道：“为着甚么事？”端甫道：“竟是鸿甫写了信来叫他死的。”我更是大惊失色，问是甚么缘故。端甫道：“这也一言难尽。鸿甫的那一位老姨太太，本是他夫人的陪嫁鸦头。他弟兄三个，都是嫡出。这位姨太太，也生过两个儿子，却养不住。鸿甫夫人便把希铨指给他，所以这位姨太太十分爱惜希铨。希铨又得了个瘫痪的病，总医不好。上前年就和他娶了个亲。这种瘫子，有谁肯嫁他，只娶了人家一个粗鸦头。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，把自己的几口皮箱，都给了希铨。这希铨也索作怪，娶了亲来，并不曾圆房，却同一个朋友同起同卧。这个朋友是一个下等人，也不知他姓甚么，只知道名字叫阿良。家里人都说希铨和那阿良有甚暧昧的事。希铨又本来生得一张白脸，柔声下气，就和女人一般的，也怪不得人家疑心。然而这总是房帙琐事，我们旁边人却不敢乱说。这一位景翼先生，他近来赋闲得无聊极了，手边没有钱化，便向希铨借东西当，希铨却是一毛不拔的，因此弟兄们闹不对了。景翼便把阿良那节事



写信给鸿甫，信里面总是加了些油盐酱醋。鸿甫得了信，便写了信回来，叫希铨快死。又另外给景翼信，叫他逼着兄弟自尽。我做同居的，也不知劝了多少。谁知这位景翼，竟是别有肺肠的，他的眼睛只看着老姨太太的几口皮箱，那里还有甚么兄弟，竟然亲自去买了鸦片烟来，立逼着希铨吃了。一头咽了气，他便去开那皮箱，谁知竟是几口空箱子，里面塞满了许多字纸、砖头、瓦石，这才大失所望。大家又说是希铨在时，都给了阿良了，然而这个却又毫无凭据的，不好去讨。只好哑子吃黄连，自家心里苦罢了。”我听了一番话，也不觉为之长叹。一会儿，景翼回来了，彼此周旋了一番，我便告辞回去。

过了两天，王端甫忽然气冲冲的走来，对我说道：“景翼这东西真是个畜生，岂有此理！”我忙问甚么事，端甫道：“希铨才死了有多少天，他居然把他的弟妇卖了。”我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卖到了甚么地方去了？”端甫道：“卖到妓院里去了。”我不觉顿足道：“可曾成交？”端甫道：“今天早起，人已经送去了，成交不成交还不知道。”我道：“总要设法止住他才好。”端甫道：“我也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。我今天打听了一早起，知道他卖在虹口广东妓院里面。我想不必和景翼那厮说话，我们只到妓院里，和他把人要回来再讲。所以特地来约同你去，因为你懂得广东话。”原来端甫是孟河人，不会说广东话。我笑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懂广东话呢？”端甫道：“你前两天和景翼说的，不是广东话么？”我道：“只怕他成了交，就是懂话也不中用。”端甫道：“所以要赶着办，迟了就怕误事。”我道：“把人要了出来，作何安置呢？也要预



先筹画好了呀。”端甫道：“且要了出来再说。嫁总是要嫁的，他还没有圆过房，并且一无依靠的，又有了景翼那种大伯子，那里能叫人家守呢？”我道：“此刻天气不早了，你就在这里吃了晚饭，我同你去走走罢。左右救出这个女子来，总是一件好事。”端甫答应了。

饭后便叫了两辆东洋车，同到虹口去。那一条巷子叫同顺里。走了进去，只见两边的人家，都是乌里八糟的。走到一家门前，端甫带着我进去，一直上到楼上。这一间楼面，便隔做了两间，楼梯口上挂了一盏洋铁洋油灯，黑暗异常。人到房里，只见安设着一张板床，高高的挂了一顶洋布帐子，床前摆了一张杉木抽屉桌子。靠窗口一张杉木八仙桌，桌上放着一盏没有磁罩的洋灯，那玻璃灯筒儿，已是熏得漆黑焦黄的了。还有一个大瓦钵，满满的盛着一钵切碎的西瓜皮，七横八竖的放着几双毛竹筷子。我头一次到这等地方，不觉暗暗称奇，只得将就坐下。便有两个女子上来招呼，一般的都是生就一张黄面，穿了一套拷绸衫裤。脚下没有穿袜，拖了一双皮鞋，一个眼皮上还长了一个大疤，都前来问贵姓。我道：“我们不是来打茶围的，要来问你们一句话，你去把你们鸨母叫了上来。”那一个便去了。我便问端甫，可认得希铨的妻子。端甫道：“我同他同居，怎么不认得。”

一会儿，那鸨妇上来了。我问他道：“听说你这里新来一个姑娘，为甚么不见？”鸨妇脸上现了错愕之色，回眼望一望端甫，又望着我道：“没有呀。”说话时，那两个妓女，又在那里交头接耳。我冷笑道：“今天姓黎的送来一个人，还没有么？”鸨妇道：“委实没有。我家现在只有这两个。”我道：